

用爱让“无声世界”变得有声有色

上月,一场面向聋人与健听人的公益沙龙“2017新年大联欢:‘静默’世界的光与影”在浦东新区乳山路206号724社创空间举办。

本次公益沙龙由随手执梦手语文化中心、新经典文化·半间工作室和724星球共同举办,以关注聋人文化为主题,内容丰富多彩。现场约有五六十名观众参与,其中,一半以上观众是聋人。为了彼此更好地交流,沙龙全程配有手语翻译。参与者与聋人朋友及相关机构直接交流,共同读书、欣赏聋人音乐、观看电影,让健听人走近聋人的内心世界,倾听来自静默世界的声音,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据了解,活动旨在传播手语文化,实现以尊重、理解为基调的聋健共融。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陆安怡



现场参与者与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

受访者供图

从《静默》出发 关注聋哑儿童群体

据了解,《静默》是一本法国畅销小说,由新经典文化引进国内。活动伊始,本书责任编辑毛文婧介绍说,本书作者维罗妮克·普兰出生于聋人家庭,是一名CODA(Children of Deaf Adult),在聋人和健听人两个平行的两个世界穿梭,感受到聋人生活的艰难,以亲身经历呈现了聋人的生活,以及他们对于世界的不同感受。“人类情感的交流,除了语言,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方式,而书中这一家人正是用爱、乐观、智慧和努力,让无声的世界变得有声有色。”

从《静默》出发,谈及CODA的生活状态,随手执梦手语文化中心执行官苏少波表示,自己第一次接触CODA是多年前的一次点餐经历,当时忘带笔纸,只能费劲往墙上的饮料单指指手,非常着急,出乎意料的是,对面的店员用流畅的手语询问,最终顺利点餐。交流中,得知店员生活在聋人家庭,是一名CODA。

苏少波说:“其实还有许多这样的家庭,国内约有2000万名聋人,平均每个家庭有两个CODA,可能是儿女和其配偶,那可能就有4000万CODA,这只是估算。所以说像《静默》作者这样的CODA,在国内也有许多,但是他们一般都与家庭有些隔阂,很多人不会手语,也不会与父母沟通。所以聋人即使有健听的儿女,也很难得到他们的帮助。”

他举例说,过去街道组织的老年聋人沙龙,多是由七八十多岁的老人参加,而且对这两周一次的沙龙风雨无阻。“因为他们平时看不懂电视字

幕,而在沙龙上,主办方收集时下热点资讯,再用手语向他们分享,能够开阔眼界,这很可能是他们获取外界资讯的主要渠道。因为他们和孩子很难沟通,有时即使生病了,也是请能够书面翻译的聋人陪同去医院。”而且大多数聋人的收入不如健听人,生活在社会底层,“孩子进入学校时,可能会遇到旁人异样的眼光,但在社会上人们却很少关注CODA群体的身心健康,缺乏相关解决方案或配套支持。”

随手执梦手语文化中心主任陈玲琳与《静默》主人公有着相似之处,对于聋人文化的身份认同,他们都有从抵触到接受的经历。陈玲琳介绍说,她在少年时期,接受语言康复训练时,认为自己是健全人。而升入高中,开始学习手语后,有些分不清自己是健全人还是聋人,而现在已经既可以接受自己的听人身份,也可以接受自己的聋人身份。“希望聋人可以接受双方文化,更好地融入社会。”

据了解,陈玲琳在韩国拿撒勒大学完成了国际手语翻译硕士课程,学习了手语理论,了解到大致有以下三类身份认同:第一种是以听人为中心的身份认同,不承认自己的聋人身份;第二种是边缘的身份认同,他们的口语和手语能力都不行,既没有办法和健听人交流,也无法和聋人群体交流;第三种是对自己的自我身份认同,在听人文化和聋人文化之间,强调聋人文化的优越感,感觉手语比有声语言更好,反对打手语时做口型。

也非常想,给妈妈打个电话。
跟她说:我失恋了,妈妈,给我做一顿好吃的作为安慰吧。
但这些都做不到。
直到这份静默终于成为一种习惯,成为我的一个老朋友。
这份静默,就是我的家。
……”

——节选自《静默》

观众们坐在阶梯式的场地上,靠着舒适的软垫,有的托腮凝神,静静聆听;有的似乎有所触动,与同伴打手语交流;待朗读结束,很多观众已是眼眶湿润。

现场朗读 感人至深

现场,陈玲琳还朗读了节选自《静默》书中的内容。她虽然听力不好,但从小接受语言康复训练,掌握口语对话的能力,朗读时,全场鸦雀无声,只听得她一字一顿,带着口音却又声情并茂地念着。

“我父母都是聋子。
聋哑人。
我不是。
从出生之日起,我就注定要接受他们带来的静默。
有时候,我也想和他们讲述我的那些小烦恼。
希望他们能给我建议,给我方向。

手语MV 用自己的方式玩音乐

《静默》中提到在八十年代的法国,聋人也会受到各种歧视,作者的父母参与到聋人文化推广的运动中,为法国的聋人争取了更高的地位。

而随手执梦也一直致力于中国聋人文化的推广。他们在现场分享了自己为推广聋人文化所制作的手语音乐MV《单身情歌》和公益宣传片《我相信》,希望能够唤起健听人对于聋人的尊重和了解,能够帮助聋人更加融入这个社会,获得更平等的权利。

在手语MV《单身情歌》中,主人公随着歌曲打出相应手语。去年,随手执梦推出首部手语MV《单身情歌》。由陈玲琳担任这支MV的制片人,曾参与制作公益微电影《声边》的郑小三担任导演,陈洋担任摄影师;前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员,曾参演春晚千手观音的舞蹈演员单仁冰与安迪分别扮演男女主角。

陈玲琳介绍说,制作手语歌曲的初衷在于,“在韩国时,有韩国朋友问我,怎么没有看到过中国的手语MV?中国有没有手语音乐?”她认为,手语歌超越了一般的形式,聋人虽然不能歌唱,但双手可以唱歌。MV的拍摄之前,我们投入很大的精力。从选歌、编写剧本到手语创作,制作团队全部由聋人自编自导自演。

但手语音乐MV并不常见,拍摄的过程一路走得跌跌撞撞。陈玲琳介绍说,与流行歌曲不同的是,手语音乐是一种通过视觉语言来呈现的画面,手语音乐要比流行音乐难做,

它不像流行音乐,歌声可以用音调的高低、强弱和长短来表达,在一定的字数里不会有什么多余,而做手语音乐需要美化修改动作的快慢,以非常精准的节奏才能完成。

而有些手语手势很生硬,与画面格格不入,进行了适当的删减。为了手语创作更加优美,陈玲琳和单仁冰还特此到手语专家杨在申老师家请教指导,并加上自己的想法进行修改。排练时,单仁冰由于听力障碍,乐感较迟钝,尽管戴着助听器,手语还是比音乐慢一拍,但是他用标记歌曲节拍快慢的方法去反复练习,直到烂熟于心。

此外,当资金不够时,团队成员自掏腰包。而第一次拍摄结束后发现由于经验不足以导致发生导入电脑后画面偏暗失去质感,不得不再补拍一次。尽管困难重重,但团队成员从未想过放弃。

正式拍摄MV时,导演和摄影师剧组用无声的交流方式协力合作,导演和男主角讲戏,和摄影师讲分镜拍摄要求,全部用手语沟通,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交流轻松无障碍,配合默契。

陈玲琳表示,通过作品证明了一件事,即除了听,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玩音乐。同时,希望大家知道手语不只是聋人的表达,还可以运用在哑剧等艺术形式上,用手语唱歌,让听人也感受到手语的魅力。

交流讨论 颠覆传统观念

在交流讨论环节,现场观众表示在活动中感触良多,一些健听人也是第一次和聋人这么近距离地接触。

一位观众提问说,有户邻居是聋人,平时并不与大家交流,感到比较有距离感,有时想和他们沟通却不知道如何走进他们的心里,也想学点手语。苏少波表示,学习一些手语可以融入他们的生活圈,也能够更好地表达自我。

另一位观众表示,沙龙上有许多聋人,彼此以手语沟通,感到自己只是比他们多了一些听力,而且当周围人用手语对话时,自己完全听不懂,也无法参与,反而成为了“弱势群体”。她说,“我很羡慕旁边健听又会手语的观众。在这样一个平台中,聋

人显示出了‘文化霸权’,自己反而属于‘弱势群体’,其实世界上没有弱势群体一说,最重要的自己如何定位自己。”

最后大家一起观赏了以《静默》为原型的改编电影《贝利叶一家》。

另外,现场还举办了小型的残障人士自制手工艺品和《静默》、《我在伦敦买了一头狮子》、《驭风少年》、《邓肯自传:采摘幻想的女孩》等新经典出品的励志图书的义卖活动,而现场售书所获得的款项全部捐献给“随手执梦”组织。

据了解,未来在724社创空间也会定期举办这样的义卖,希望能够为残疾人搭建起一个更好的与社会接触的平台。